

# ：“黄埔三杰”陈赓 如何救了蒋介石的命？

总政治部组建编写

2009年07月22日08:49 来源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打印 留言 社区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-mail 推荐:  提交



[点击进入连载：《陈赓传》](#) 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发布，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

1943年，周恩来在《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》一文中曾说：“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。辛亥革命时，孙中山有两个运动，一个是新军运动，另一个是会党运动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

拢军阀，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，这就教训了孙中山，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，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，1923年决策，1924年开办黄埔学校。”

当时的情况是，在孙中山这位大元帅麾下，名义上有杨希闵的滇军、刘震寰的桂军、谭延闿的湘军、许崇智的粤军、李福林的闽军、樊宗秀的豫军、路孝忱的陕军、李明扬的赣军等很多旧军队，但他们并不服从元帅府的指挥，各霸一方，把持税收，设娼设赌，无恶不作，反而造成元帅府经济无来源而万分拮据。孙中山深深感到依靠这些军队，是无法完成革命任务，无法挽救国家危亡的。何况香港英帝国主义大力策划和支持广州有武装的商团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，所以革命政府极不稳固，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
### 陆军讲武学校长沙招生 陈赓报考

此时，俄国革命的胜利，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，决心“以俄为师”，于是致电列宁，提出“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”的要求，立即得到了列宁的响应，双方即开始了频繁的交往。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，实行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”新政策，因此，在苏联专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孙中山在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，于是决定“建立党军”，“使革命的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”。但是要建立一支新型军队从何着手呢？自然首先要创办个军官学校，培养自己的军队干部。孙中山就命令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潜去筹办这所军事学校。

1923年年底，学校派人到长沙招生。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未来的武装斗争需要军事人才，决定选派一些党团员去广州学军事。因为陈赓当过兵，党组织要他去报考，他听到后非常高兴，自己丢下军阀军队的枪杆子，就是要拿起革命军队的枪杆子，如今有了机会，怎能放过呢？但是当时统治湖南的，是仇恨孙中山革命的北洋军阀，所以考试秘密进行。除了笔试，还有口试，过了几天，陈赓就被通知录取

了。于是他就离开了铁路局，离开了长沙，开始了新的征程。宋希濂在《回忆陈赓同志》一文中，对这段生活有描述：

在考试时，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赓。彼此攀谈，始知他也是湖南人，曾在湘乡县城东山高等小学毕业。以后到军队里干了四年，又回到长沙进中学的。五六天后，被录取的同学在育才中学，进行了初步的组合，我和陈赓、刘进、史书元、萧某等十余人相约于一周内准备妥当，再一同走，当时就推陈赓做班长，负责联络及沿途购票、住宿等事项。

火车经过武昌、汉口，又搭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东下。沿途风平浪静。我们每天立在船板上，饱览两岸风光，真是山河壮丽，田野肥沃，大家豪情满怀。陈赓慨然而言：“我们祖国是这样的秀丽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却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，要中国人做亡国奴，我们青年人必须努力革命，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！”

充满革命豪情的陈赓，从上海乘船由香港到达广州后，来到陆军讲武学校却被失望的情绪所困扰。

他们住在越秀公园附近华宁里最便宜的客栈里，每天食宿要花4角毫洋，但发现陆军讲武学校的地址尚未选定，不知何时才开学？并且住了二十多天没人过问，盘缠也快用完了。实在忍耐不下时，大家推选陈赓、李默庵等3人去大本营军政部交涉。最后，军政部长程潜答应，由军政部报销大家在客栈的食宿费用，大家才安下心来。

到了1924年2月，军政部提出陆军讲武学校已确定设在广州北校场，营房目前正在修缮，还得等一些时间才能使用。军政部目前经费非常困难，大家住在旅馆里开销太大，军政部难以负担。现在把沅宫西侧的关帝庙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大家搬

到那里暂住，条件不好，但可省些开销。于是陈赓他们就搬到了那里，睡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，并且自己办起了伙食。

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属于革命政府，管理方法却全是旧军队的一套：不准看报纸，不准与外界接触，要求学生绝对服从，有时还要受打骂等体罚。没有一点革命气息，这当然使陈赓这样的热血青年感到压抑而不满。

### 退出陆军讲武学校，考入黄埔

既然办了这所陆军讲武学校，后来为什么还要办陆军军官学校（即黄埔军校）呢？

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：由于孙中山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加深，1923年8月，孙中山派蒋介石、张太雷等4人组成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”，到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，参观了苏联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。回来汇报后，在孙中山主持下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：建立陆军讲武学校。此后苏联代表又建议说：要搞一支革命军队，靠旧军队绝对不行，什么滇军、粤军、湘军、鄂军等等都靠不住。建议大本营办一所自己的军校，培养全新的军事人才，由苏联给予帮助。这样，孙中山就下决心再办一所革命化的新型军校，地址确定在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。学校的经费和枪械等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。校长是蒋介石，党代表是廖仲恺。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派出周恩来、恽代英、萧楚女、聂荣臻等优秀党员到校任职或授课……招生广告在全国张贴出来，立即声威大震。“到黄埔去！”一时成为广大青年中最流行的口号。

陈赓在《我的自传》中写道：

“是年底，党派我至上海转广东，投入程潜所办之陆军讲武学校。1924年K.M（即国民党）改组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。我以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，甚或为私欲者所用，而应集中黄埔训练，积极主张武校合并军校，我并以身作则，首先退出该校，考入黄埔。是后武校同学相率来归，以至全校合并黄埔，改编为军校第一期。”

这是陈赓带领同学取得的一大胜利。

宋希濂在《回忆陈赓同志》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：“我和陈赓很注意这个情况（指建立黄埔军校的事），常到学校的筹备处去打听消息。大约到了三月份，我们就报名投考了，四月间到中山大学参加考试。发榜那一天，我们一同去看，竟然被录取了，非常兴奋。五月初，我们来到军校，我被编到第一队，陈赓编在第三队。从此，我们开始了新生活。”

1924年6月16日，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，孙中山亲临讲话，他说：“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。现在得到的结果，只有民国之年号，没有民国之事实。”“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，有什么希望呢？就是要从今天起，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，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，成立革命军。诸位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。有了这种好骨干，成立了革命军，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。”孙中山要求黄埔学生，从今天起，立一个志愿，一生一世，都不存升官发财之

心理，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。他特别强调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，要不怕死。他说：“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，没有别的秘诀，秘诀就是不怕死。”他的讲话给学生极大的鼓舞。后来学生们根据他的讲话精神编了个顺口溜在校中流传：“不要钱，不要命，爱国家，爱百姓。”

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 470 人。9 月，接收从四川来的学生 20 名。11 月，程潜的讲武学校学生 158 人并入第一期，又编了五六两队。学员人数达到了 600 余人。每个寝室住几十人，睡的是双层床。天不亮就吹号起床，穿衣服，打绑腿，紧急集合 3 分钟。一天是三操四讲，又是学科，又是术科，晚上还要自习，生活非常紧张。操场紧靠珠江，涨潮时水漫过了脚，照样要踏着水出操。学生们天天高唱校歌：“怒潮澎湃，党旗飞舞，这是革命的黄埔……”嘹亮的歌声，响彻全岛。每个学生月发 10 个毫子钱，因为不准出岛，连这几个钱也花不掉。

有的学生受不了学校这种紧张而艰苦的生活，不想干了；但是富家子弟出身的陈赓，因为在旧军队中经受了艰苦锻炼，又为革命军队的新生活所激励，所以，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。

周恩来在《关于 1924 年至 1926 年党对国民党关系》一文中说：“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，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，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，占学生的十分之一。”

这五六十个党团员，来到这块沃土上，成为积极学习的表率，陈赓更是突出分子。共产党员执教的政治课《社会进化史》、《苏联研究》、《各国革命史》、《帝国主义》、《国民革命概论》等，打下了陈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；军事方面的《步兵操典》、《射击教范》、《野外勤务》、《战术学》、《兵器学》、《地形学》、《筑城学》、《交通学》和《实地测图》等，陈赓也有了系统的掌握。对于已有 4 年军旅生活的他，实践与理论的结合，使之比别人学习得更为扎实。

陈赓在《报告》中曾说：“我在（黄埔军校）四期当队长，吸收了一大批党员，派出作地方武装的还有很多，争取了不少干部。这时自己活动得最厉害了。自己的那个连是最活跃的一个连，团长张治中经常奖励我。”陈赓不仅关心自己的连队，也关心共产党的领导干部，当听说教官恽代英常工作到深夜，睡眠很少时，就在夜里偷偷走进他的宿舍，把戴眼镜睡觉的恽代英的眼镜片上用毛笔涂上黑墨，使恽代英睡到早上 8 点还以为天没有亮。

### **在孙中山的阵营中，迅速分成了两派**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在孙中山的阵营中，迅速分成了两派，主张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，与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这就影响到黄埔军校。学生中也分成了两大阵营，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与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学生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。由蒋先云、陈赓为首的进步学生，组成了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；以贺衷寒等人为首的右派分子组织了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经常进行辩论，有时还发展为大打出手。

陈赓说过：那时“不懂得争取群众，孤立对方，只是骂人。我们骂他们是反动派，他们骂我们是反动派，吵骂打架。（第二次东征胜利后）在汕头蒋介石请我们吃饭时，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起来”。

1947 年 2 月，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大捷，歼敌 56000 人，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

令官李仙洲。过了两天，华东部队转来李仙洲致陈赓的电报，陈赓拿着电报和自己司令部的人说了起来：“胡宗南和李仙洲在黄埔军校时和我都有私交。胡宗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，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，可是斗争过后，胡宗南和我照常来往，不伤私交。现在，在战场上我们倒是面对面地打起来了。李仙洲是山东人，为人直爽。他不是‘孙文主义学会’的成员，是李璜、曾琦的国家主义派，他们自称‘醒狮派’，我们叫他们‘狮子狗’。那时年轻，也不大讲斗争策略，将他们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一样看待。有一次在中山大学和他们争论起来，大家都动手了。他是山东大汉，我个子小，就拿起凳子和他打。现在他放下武器来电报叙旧，我们要以礼相待。”

当时，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积极开展活动，组织讲演会、讨论会等活动，还出版了《青年军人》刊物，并组织剧团，自编自演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话剧，陈赓自己常化装登台演出，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为此，贺衷寒等人的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也办起了个剧团。两个剧团经常唱对台戏，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孙中山这位大元帅，在广州设立了大本营，但真正拥护他的军队很少。广州以东以南地区，多为叛军陈炯明等部盘踞；广州附近多为旧军阀的部队，表面上拥护孙中山，实际是搞封建割据；同时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大力策划和支持买办资本家在广州组织商团，反对孙中山，仇恨黄埔军校。当时滇军有个师长公开扬言要派兵解决这所军校。所以，黄埔军校白天出操上课，晚上还要站岗放哨，警惕敌人的袭击。

黄埔军校从成立起就不是闭门读书。第一期开学不久，9月份爆发了第二次直、奉战争，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。段祺瑞联合张作霖，反对直系的曹锟、吴佩孚。孙中山与段祺瑞、张作霖呼应，亲自率兵到韶关，准备北伐，支援段、张。

10月10日，是国民党的“双十节”，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阅兵式，受阅部队除旧军队外，还有黄埔军校的学生。检阅完毕，孙中山讲话，阐明北伐的意义，号召部队英勇作战。这时，传来了坏消息，孙中山的“后院起火”了。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，准备推翻革命政府，胁迫孙中山下台……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。准备北伐的黄埔军校师生只得返回广州平叛。

由陈赓所在的第三队和第四队于14日下午7时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，时值倾盆大雨，街上积水很深，但气势高昂的学生军，冒雨踏水前进，迅速完成了对商团的包围。15日凌晨发起总攻，陈赓带头冲锋，激战至下午1时半，学生军越战越勇，商团部队被击溃，学生军占领了商团总部……这次平叛，是黄埔军校学生首次上战场，受到了锻炼，树立了军威。

此役前，陈赓奉命率领黄埔学生乘军舰前往沙面，在白鹅潭拦截给商团运载军火的一艘丹麦轮船，取得胜利，把这批军火全部押运回黄埔军校。这批武器没有武装商团而武装了自己，对打赢这场平叛战，确有很大作用。

### **陈赓被誉为“黄埔三杰”**

黄埔军校第一期有600多学生，而陈赓却被誉为“黄埔三杰”之一。这不是当时学校领导人封的，是被学生们所公认的。他们3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，作战身先士卒，各方面表率作用，是群众自动推举出来的领袖人物。当时人们中流传着个顺口溜：“蒋先云的笔，贺衷

寒的嘴，灵不过陈赓的腿。”这不仅肯定了他们‘三杰’的地位，还说出了他们的特点。

陈赓腿的出名，主要是在那段时间，做了三件突出的事。

1924年11月底，在军校学习了7个月的陈赓，以优异成绩毕了业。此后被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、第三期本科副队长。这时盘踞于广东省东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叛变，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，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叛军。陈赓根据中共的指示，积极参加了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。

陈炯明及其同伙的部队68000人，在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下，早就图谋打进广州，消灭革命政府。1924年9月，孙中山准备北伐，主力集结韶关，一部进入江西。陈炯明趁此之机，令林虎所部7000余人，以主力进攻江西南部三南地区，企图切断革命军退路；一部部署于河源地区准备策应；另以叶举、洪兆麟部约8000人部署于惠州、平山之间，企图进犯广州。1925年初，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的机会，举兵进犯广州。

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，黄埔军校以教导第一、第二团，炮兵营、工兵营、辎重队及军校第二期步兵总队、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校军，参加右路军行动，成为东征军的主力，又有共产党人彭湃的农民军配合，进军一直比较顺利。1925年3月12日，陈炯明的林虎部队7000多人忽然向汕头西面棉湖地区反扑，那里的革命军只有1000多人，伤亡惨重。当时蒋介石、何应钦等军事领导人都感到束手无策，十分惊慌。于是周恩来挺身而出，一面命令共产党员率部坚决阻击敌人，自己则亲自登上炮兵阵地，在纷飞的炮火中，指挥炮兵猛轰叛军，并击中叛军指挥部，将其前线指挥官击毙，加上此时援兵赶到，把来犯之敌全歼。此后东征军的进展，势如破竹，击溃了陈炯明部主力，控制了东江地区，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。

3月12日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，消息传来，东征军上下感到无比悲痛。但此时在广州等地的军阀们却觉得机会来临，滇军、桂军的头领们，纠合其他军阀和北洋军阀代表，在香港密谋后，在广州发动叛乱，控制了广州市区。广东革命政府被迫退到黄埔港。为了扭转危局，廖仲恺于5月13日奔赴汕头，与蒋介石、周恩来和苏联派来的黄埔军校顾问加仑将军会商，决定东征军停止进军，返回广州平叛。

为了摸清敌情，革命军派陈赓先行化装进广州侦察。当时广州已被反动军阀部队控制，作为湖南人到广州去搞秘密活动，极易暴露身份，是极其危险的行为。但是身为共产党员的陈赓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。

他脱掉军衣，换成一套西装，佩戴了一枚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徽章出发了。到了广州，雇了一条小船，从沙面北渡珠江，因为他打听到了已经控制了全城的叛军，只在那里留下了空子。划船的是一位渔家姑娘，船到江心，不知为什么，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打了起来，子弹头“嗖嗖”乱飞，姑娘吓得不敢划了，陈赓再三安慰她，鼓励她，指着说，“看，子弹不是朝我们打的”，“它是打当兵的，不会打我们老百姓”等等，姑娘终于把他送到了对岸。他首先和秘密的革命组织接了头，了解些情况后，就独自走进了广州的闹市区。

在闹市区，陈赓发现几个人正沿街散发反共反苏联的传单，有的一捆捆丢在地上还未拆开。他灵机一动，顺手拣了一些带在身上，没有想到，这东西比通行证还管用，遇到叛军拦路，拿出传单就能通过。经过3天的奔波，陈赓将广州叛军的情况基本查清楚了，并把敌人

阵地及火力部署情况详细标在一张广州市的地图上。

返回途中，陈赓经过惠爱中路第一公园时，突然遇到一股滇军，举着“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”的令牌，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。他已躲避不及，只得硬着头皮迎上去，但手里已经没有反动传单了。滇军士兵拦住了他，上下打量了一阵，怀疑他是黄埔军校或东征军的人，准备把他押送到南堤八旗会馆杨希闵司令部去。陈赓则指着胸上佩戴的校徽，一口咬定自己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。滇军士兵将信将疑，带他到学校去对证。由于叛军在广州敲诈勒索，贩烟聚赌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百姓对他们十分厌恶，都希望革命军早日打回来。所以门房老头一见到陈赓，就毫不犹豫地承认他是该校学生，还说“老师正找你哩！”叛军才放了他。

这一次侦察成功，给陈赓带来了声誉。

革命军根据陈赓的情报，于6月12日向叛军发起了进攻。陈赓率领他的连队，冲过珠江，一口气打到北校场，并通过工会中的党组织，动员火车司机逃跑，使上了火车的杨希闵残部，因没人开车而走不动，才全部被歼了。

### 救了蒋介石的命 陈赓闻名遐迩

在革命军平定广州叛乱的时候，陈炯明从香港英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军火和钱，还得到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30万元军饷及两艘军舰，于是纠集残部，卷土重来，又占据了东江各地，企图利用惠州城的险要地形，与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对抗。

这样，又迫使国民革命军于1925年10月1日举行第二次东征。蒋介石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，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，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。这一次革命军实力比上一次东征时强大了，又有广大人民支持，所以进展很快，却受到了惠州城的阻拦。

惠州城三面环水，一面枕山。城垣坚固，易守难攻。惠州县志上有描写惠州地势的诗：“铁链锁孤身，飞鹅水上浮；任凭天下乱，此地永无忧。”传说自唐代以来，该城固若金汤，从未被攻破过。10月11日东征军扫荡了外围守敌，占领了飞鹅岭，由第二师第四团攻城，由于步、炮不能很好配合，第四团连攻两天，伤亡惨重，果然未能攻破。在议论纷纷声中，蒋介石提出撤军主张，周恩来坚决反对，认为撤军要动摇军心，而惠州城也不是不能攻克的，问题是要改变战术。怎样改变战术呢？在众说纷纭时，周恩来提出：改四面围攻为三面进攻，网开一面，让敌人出逃后聚而歼之。当这个意见被采纳后，周恩来又命蒋先云等组织党团员为敢死队骨干，带头登城。

陈赓这时在第四团当连长，这个团所有的连长都是共产党员，战斗力特别强。战斗发起后，陈赓率领自己的连队，奋力爬梯子登上城头，敌人子弹打中他的右脚，他拔出弹头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冲杀，浴血奋战到第二天傍晚，敌人主力被歼；顺着“网开一面”的道路逃出城的敌人，也被埋伏的革命军歼灭了。

这支陈炯明最精锐的部队被歼后，敌军望风而逃，东征军长驱直入，迅速向潮州、梅县地区前进。蒋介石看中陈赓作战勇敢，就下令调他带领他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负警卫任务。

惠州攻克后，东征军分头前进：第一师沿着海岸线继续东进，于10月20日攻克海丰县

城；总指挥部则跟着第三师，作为左路军，沿着东江向广东省东北的梅县方向前进。不料10月27日在五华县西南方向的华阳地区，与叛军的林虎部队主力遭遇。

第三师还没有真正和完全实行党代表、政治部新制度，且整编不久，官兵政治觉悟不高，也缺乏严格的训练。师长谭曙卿又轻敌冒进，在完全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，仓促应战，由于力量悬殊，战到中午，即被敌军包围，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。

蒋介石闻讯后，赶到前线督战，叫陈赓到第三师传达他的“不准退却”的命令。他说，你是黄埔的好学生，现在革命危在旦夕，校长命令你，赶快下山，去向谭师长传达我的命令，不准退却；临阵脱逃者一律枪决！

谭曙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，拔出手枪带着师部的零散部队，占据了一个高地抵抗一阵，但于事无补，敌人一个侧击，第三师全线崩溃，敌军直扑总指挥部而来。

蒋介石急得要命，当即命令陈赓：“谭曙卿无能。你去代理第三师师长，集合部队，重新组织抵抗，一定要把林虎的部队顶住！”但兵败如山倒，大规模溃退已无法阻止。第一师又相距太远，没有较好的通信手段，既得不到消息，也无法及时赶来救援……最后连总指挥部的人都悄悄溜掉了。

蒋介石在不久前开进惠州城时，受到人民热烈欢迎，在掌声和鞭炮声中，他感到很得意，当众说了许多动听的话，觉得自己前程似锦，无限光明。没想到转眼间却落到这种狼狈境地，如果自己不战死，又有何面目再回惠州城呢？想到这里，心乱如麻，觉得真的不如一死了之……

在这子弹、炮弹头上乱飞的危急时刻，陈赓却非常沉着，睁着明亮的眼睛热情地劝他：“胜败乃军家常事。这终究是一个师，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。你是总指挥，行动会影响整个战争，大局要紧呀！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将来带领黄埔学生军再打回来……”

这件事，陈赓1952年1月26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参谋们亲口讲过。他说：“那是1925年10月，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变的军阀陈炯明。周恩来和何应钦率第一师打海丰，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三师行动。我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，当连长，带着连队警卫蒋介石。第三师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遭遇，在华阳打上了，一打即败。蒋介石急了，就跑到前线去督战，也不顶用，全师溃散。蒋介石对我说要杀身成仁。我劝他不要自杀，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，不是你的学生。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，再收拢部队，还可以再打。蒋介石听了我的话，借坎下台阶，不自杀了。但吓得直打哆嗦，连路都不能走了。我看敌人已离得很近，情况太紧急了，就背着他跑，跑到一条河边，把蒋介石送上一条船，我就组织部队顶住追击的敌人，掩护蒋介石过河，然后领他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样就救了他这条命。我的脚在打惠州时负了伤，在背蒋介石那阵还没有好哩。”

这一事件轰动了东征军和黄埔军校，并由毕业的学生带到了全国各地，使陈赓闻名遐迩。

蒋介石得救后，想立即和第一师取得联系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只能派人去送信。但在这战乱时期，不仅要赶160里路，还要翻一座高耸入云的莲花山，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。所以蒋介石在大家面前高声问了几次，没有人敢答应。最后还是陈赓挺身而出，伸出自己有力的手说：“还是叫我去吧！”

蒋介石望着陈赓红彤彤的面颊，有点过意不去地说：“你太辛苦了！”可是别无选择，如今只有他是最可信赖的人，最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了。蒋要求陈赓立即出发，务必要在明晨十时把信送到。山高路远任务紧不说，最困难是道路生疏，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，也许会出现走错路的事。

陈赓不带武器，装了 50 元毫洋，拿着一根棍子踏着黄昏的暮色出发了。爬上莲花山不久，就被一群土匪拦路。他急于要长途跋涉，到海丰县的后埔，完成送信任务，所以没说什么，就把身上带的钱掏出来给他们，作为“买路钱”。

土匪拿着钱上下打量穿便衣的陈赓，见他面色红润，身体健壮，气宇轩昂，就说：“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，看样子你是个军人吧？”

陈赓看了下自己那身不甚合体的便服问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土匪说：“你老实讲，是陈炯明的人，还是广州来的革命军？”

陈赓微微一笑：“你看我像陈炯明的人吗？我是革命军，是去海丰执行任务的。”

土匪们立即交头接耳起来。原来他们都是被反动势力压迫剥削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，是被“逼上梁山”的。听说陈赓是革命军，马上退钱给他一半，并且拿来纸，用笔画上了一些圈圈点点的符号交给陈赓，说如果路上再遇到他们弟兄时，把符号拿出来，就不会有麻烦了。还告诉陈赓，深山里可能有老虎出没，叫他路上要小心提防。

深夜，陈赓只身钻进深山密林中。因为估计会遇见土匪，所以没有带手枪；现在听说可能遇见老虎，怎么办呢？野兽是不会讲理的。于是他将手中的棍子丢掉，找了根粗的木棒提在手上，瞪大眼睛，望着前面蜿蜒崎岖的路；张大耳朵捕捉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，生怕走到密林里，山势险峻处，突然跳出一只张牙舞爪的斑斓猛虎扑向自己，所以时刻准备着一场激烈的搏斗……颇像《水浒传》中武松过景阳冈的气概。不过，他是清醒的，而那时的武松是醉意朦胧。

为了赶路，陈赓不顾一切地拼命跑，跋山涉水，爬高就低，鞋子很快就出现了破绽，急忙搓了根草绳绑一下继续前进，不久脚就打了泡，再走就脚板浮肿，皮开肉裂，鲜血直流，但他的脚步不能停，坚持咬着牙赶路，一点也不敢怠慢……终于在第二天下午 1 时赶到了后埔。周恩来看了信，问了情况，立即派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过来。由于这支部队的支持，第三师也得以收集溃散的部队加以整编。

蒋介石对陈赓这一段的表现，当然很满意，特别是对他的“掩护”更是赞扬备至，赠送给陈赓很多礼物，还将陈赓调作他的侍从参谋：出门，紧随其后；在家，可以随便出入蒋介石的住所。很多人都悄悄说：“看这样子，陈赓就要飞黄腾达了。”也有人点头说：“看人家那些功劳，有谁能比呢？”陈赓自己当然也是兴高采烈的。

**“我们跟他摊牌，各走各的路！”**

东征军打下汕头，总指挥部设在崎庐，蒋介石住在楼下，陈赓和周恩来住在楼上。 11

月7日，在汕头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上，蒋介石挥着手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拥护联苏联共政策的长篇演说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就在此后不久，陈赓整理他桌上的东西，在抽屉中发现了一本黄埔军校军官和学生的花名册，在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用笔画了个红圈；在陈赓的名字旁还特地批了一行小字：“此人是共产党员，不可让他带兵。”蒋介石初任黄埔军校校长时，很注意观察学生的表现，把观察学生所得的印象写在墙上的“学生情况表”上，那时对陈赓的评语是：“此生外形文弱，但性格稳重，能刻苦耐劳，可以带兵。”那时他可能还不知道陈赓是共产党员。惊愕的陈赓，急忙跑上楼，推开门，来不及行礼就大声说着：“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周恩来从椅子上转过身来，扬起浓眉望着脸上急得通红的陈赓。

“不是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吗？”

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周恩来笑了，指了下椅子，“你坐下慢慢讲。”

陈赓说了刚才见到的事后，伸着自己的双手：“想不到他是一个忘恩负义、口是心非的人。前几天他在大会上的讲话说得多么好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了解一个人有多难。”周恩来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下说，“其实，这也不奇怪，攻占潮州后，蒋介石不是几次说过，什么‘准共产党活动，但凡有一切活动均得公开’；还说，‘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，须向特别党部报告，请得照准’等等。这不是表明他一直在盯着我们，打算和我们分家吗？”

急性子的陈赓挥着手：“那，干脆，我们跟他摊牌，各走各的路！”

“情况很复杂。陈赓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不能像在军校当学生时候那样简单，三言两语不对劲，动手就打。”周恩来扬起头来，“我看，明天你给他递个条子，辞职不干，看他怎样处置吧！”

第二天，蒋介石从陈赓手上接过辞职书，看了下，打量着目光炯炯的陈赓，笑着说：“奇怪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辞职呢？”接着用极为诚挚的音调说：“你是我最杰出的学生，校长今后要倚重你的地方还多哩。”

陈赓双腿并拢立正回答：“家里来信，说母亲病重，我不能不回去看看。总指挥不是提倡孝悌忠信……”

第二天，蒋介石派人送来了船票、路费和一张“委任状”，委任陈赓为黄埔军校的中校队长。陈赓于是立即离开汕头，回到广州去。

这一段经历，使陈赓当之无愧地获得了“黄埔三杰”之一的声誉。